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福地 (二)



[波兰] 莱蒙特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福地(二)

(波兰)莱蒙特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福地(二)

(波兰)莱蒙特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符瓦迪斯瓦夫·莱蒙特(Wyadysław Reymont, 1868—1925)波兰作家。出生于彼特科夫县,父亲是教堂风琴师。由于家境贫寒,莱蒙特中学未毕业便出外谋生,先后当过裁缝、小贩、流浪艺人、铁路职员和修道士等。

19世纪80年代末,莱蒙特开始创作。早期的短篇小说《母狗》(1892)、《汤美克·巴朗》(1893)、《正义》(1899)等

反映了城乡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历程。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1896)及其续篇《烦恼》(1897)以流浪艺人生活为题材,表现了正直而又有才华的艺术家的理想的未来。长篇小说《福地》(1897—1898)是以罗兹的工业发展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劳资关系,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莱蒙特被称为“波兰的左拉”。

1899至1908年,莱蒙特用10年时间创作了四卷本长篇小说《农民》,包括《秋》《冬》《春》《夏》。小说反映了1905年革命前后,沙俄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村状况。这部规模宏大的现实主义巨著被认为是“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给作家赢来了世界性声誉。

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受沙皇统治的波兰政府加强了反动统治,莱蒙特极其苦闷。这期间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幻想家》(1909)、《在普鲁士的学校里》(1909)、《吸血鬼》(1911)、《暴动》(1922)以及长篇历史小说《1794年》(1914—1917)等。

1924年,“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作家晚年思想已趋向保守,作品也较前逊色。

目 录

第九章	1
第十章	50
第十一章	92
第十二章	160
第十三章	194
第十四章	237
第十五章	267
第十六章	285



第九章

特拉文斯基十分沮丧地走出去了。

他来找博罗维耶茨基时，满以为他的请求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因为他以为当一个人找不到出路，没有办法面对现实和事实时，是不会倒下去的。

他坐上一辆马车，叫驾车者直接去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他什么也不想了，只感到自己已经失败，已经无力去从事活动。他内心那折磨人的痛苦耗费了他的全部精力，使他就要倒下。他望着这座细雨纷纷的肮脏的城市，这些满是行人的人行道，这些好像白杨树一样伫立在屋顶上的无数的烟囱；它们在夜里是看不见的，只有那在屋顶和千百辆像一条条大铁链一样成群结队的小车上翻滚着的一团团白烟才仍表明它们的存在，这些小车将煤运往工厂，运往装卸



货物的小站。他望着这些急急忙忙跑向各方的马车,这无数的事务所,这挤满货物和人的仓库,这街上人们疯狂的活动,这周围沸腾的生活。

他感到自己处在濒于绝望的境地,没有力量,是一堆垃圾,一堆被汲干了水分的枯树枝,什么都不顶用了,对这个怪物——城市来说,已经不需要了。他马上就会从这个大的漩涡中,从这台称为罗兹的机器中被甩出去。他以无可奈何的仇视的眼光看着这些工厂,它们的成千上万的窗子在黑暗中闪闪放光;看着这条大街,它就像一条被蒙上了一层大雾和在肮脏的天幕遮盖下的运河一样,在喧嚣声中表现了自己的能量,它的灯光的巨流在到处泛滥,它的生命的脉搏在有力地跳动。他张望着这些工厂的狰狞的面目,那燃烧在官府庭院之上的电灯光使他感到刺眼,那来自工厂和作坊、响遍了大街小巷的低沉的、连续不断的轰隆声使他感到难受,那城市生活脉搏的有力的跳动给他带来了痛苦,那危机到来的可怕的消息使他感到惊慌。这消息告诉人们在危机中能够活下来的还有多少,这消息就像一把看不见



的利剑，猛刺着他的心脏。

他无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适应不了这个环境。

他付出了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的劳动，耗费了这么多自己和别人的资本，他遭受了这么多年痛苦的折磨——为了什么？……为了现在又从头开始？为了再盖一栋大厦，让它到头来又倒下去。

他因为痛苦已极，在马车里已经坐不住了，便徒步走在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上。照博罗维耶茨基的建议，他本来是要去找巴乌姆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宁愿放弃这个行动，说实在的，他也离不开这条街。

不一会儿，他就隐没在这流动于人行道上的人群之中，随着这些人群的推推搡搡而前进。他不由自主地看着一些商店的橱窗，还在一家他经常光顾的糖果店里给妻子买了糖果，和几个熟人打了招呼。然后他再看了看那许多的工厂，看了看那些明亮的窗子，里面闪现着机器和人们的形影，他的耳朵也慢慢被这里面的嘈杂声所震聋了，因此他对



一切也就不感兴趣了，他没有注意那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连自己的伞也忘了撑开。除了那些挤满了人、堆满了货物的事务所和急忙工作着的工厂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晚安，特拉文斯基先生。”

“晚安，哈尔佩恩先生！”

他握了握这个个子很高、衣服穿得很随便的哈尔佩恩伸出的手。

“你是到城里来散步吗？”

“是的，我想走一走。”

“罗兹的夜晚很漂亮。我每天都要从事务所出来，随便走走，观赏观赏这座城市的风光。”

“你是一个有爱好的人，哈尔佩恩先生。”

“你想说什么。一个在城市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人，一个经常能看到它的人，一个对它的一切都很熟悉的人，是可以有爱好的。”

“在城里有什么新闻吗？”

“新闻？情况很坏，拒付期票成风，虽然可以用英镑买



到它，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

“这是怎么回事？”

“加尔干们倒霉了，可罗兹还是存在。特拉文斯基先生，我在罗兹看到过更坏的时候，倒霉的时候过去了，好光景就会来的。现在也是这样，干嘛要去蛮干呢？对聪明的人来说，好光景是常在的。”

“正直的人什么时候才能交上好运？”他带讥讽地问道。

“哎呀！要交什么好运嘛？特拉文斯基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天地。”

“格罗斯曼的工厂好像被烧掉了。”

“这很好，这很好。二十五万元的保险金就在他的金库里了。可是戈尔德斯坦德昨晚在自己的厂里却和警察闹了点小纠纷。他也干得很好，谁如果不会做生意，那他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还有人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吗？”

“在大老板中，还有阿·雷赫泰尔和费·菲什宾。”

“博罗维耶茨基对我也这样说过。”



“博罗维耶茨基先生，哈！哈！哈！他熟悉罗兹，他知道谁需要什么。”

“可是你也很了解罗兹。”

“我？在我的脑子里全是它。五十年来，我一直看着这儿每个企业是如何开办起来的。今天我能把它们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这些企业如何做生意，它们是否还能存在。特拉文斯基先生！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我的话不是放空炮，可以作为凭据，是信用最好的期票。”

特拉文斯基没有回答，他沉默不语地在他的身旁走过。

哈尔佩恩为了遮雨，把伞撑开了，他扫视周围那些房子和小工厂，对它们十分喜爱。他那苍白、瘦削的脸上的一双大黑眼睛像磷火一样熠熠生光，在这副脸的周围还生着一圈花白的胡髭。他的长在瘦小和挺不直的身躯上的头和脸看上去像一个家长的模样。他那又长而又很肮脏的外套披在他身上就像挂在一根棍子上似的。

“我熟悉这儿的每一栋房子，每一个公司。”他开始激动地说，“我记得罗兹，它过去只有二万人，而今天有三十万人



了，它将来会拥有五十万人。我等得到，我不会马上死。我要亲眼看到，我要为它高兴。”

“如果它将来情况不好呢！”他表示厌恶地低声说道。

“哈！哈！哈！特拉文斯基先生，你不要说这些可笑东西！罗兹现在在，将来也能存在。你还不了解它。你知道去年在这里周转了多少钞票吗？二亿三千万卢布。”他在阶梯上停了一会，十分激动地吆喝道，“这是很大一笔钱，你给我举出第二个这样的城市吧！”

“这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你说得对，在欧洲确实没有第二个像罗兹这样狡猾的城市。”他挖苦地说。

“狡猾还是不狡猾，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一张纸。我想的是另外的事，我想人们在这里能够盖起房子，建设工厂、街道，发展交通，修筑道路。我希望我的罗兹成长起来，拥有豪华的宫殿、美丽的果园，许多人活动在这儿，大大地发展贸易，钱也大量地增加。”

“这首先是大的欺骗，大的廉价买卖。”

“这并没有错，因为这样罗兹会发展起来。”



“但愿闪电把它烧掉，晚安！达维德先生。”

“晚安，特拉文斯基先生！这不是你对罗兹最终要说的话。”

“是最后的话，完全是老实话。马车！”他叫唤道。

“笨蛋！”站在特拉文斯基后面的哈尔佩恩轻蔑地喊道。他慢慢转过身来，依旧望着那些房屋、工厂、商店、仓库和那些被这座城市的雄伟所迷住了的人们。

他神魂颠倒地走着，虽然大雨冲破伞的保护，打湿了他的身子，虽然人群把他推到房屋和建筑架上，虽然在大街两侧胡同里行驶的马车把烂泥溅到他的身上，他都没有注意。

特拉文斯基回家去了。

他的家住得很远，几乎要到孔斯坦蒂诺夫斯卡街的尽头，为了抄近，他叫驾车者转弯抹角走进一条阴暗、泥泞的小街，可是那个驾车者不愿意走这条路。

于是他自己徒步走了进去，沿着一条略高于街心的人行道前进。这条街的路面由于没有铺砖，便形成了一条黑色的泥河。上面映着一条条从许多低小房屋的窗子里射出



的金黄色灯光,这些房屋像绳子一样一排排延伸在街的两旁。

它们是手工纺织者住的地方。在每个窗子里,都可以看到活动着的机床和人们,整个巷子充溢着机器单调的响声。甚至在一些地方立着的矮小的歪歪斜斜的楼房和一排排阁楼里,也可以听到劳动的声音。

还有一些小巷一头和小街相接,另一头直通到附近的田地里。巷子里同样漆黑一片,到处都是泥泞。虽然纺织机也在这里嘎哒嘎哒地响着,可是许多房子都倒塌了,没有倒的房子的阁楼也是歪歪斜斜的,许多墙壁全都倒碎在地,人们看到的是贫困和一切无人照管。从郊野吹到城市里来的潮湿和刺骨的寒风也吹到了特拉文斯基的身上。

整个这一浮动于泥泞之上的地区,和罗兹的其他部分很不相同,可是那儿却屹立着米勒的一栋四层楼的厂房。这栋楼房高踞于低矮房屋和果园的汪洋大海之上,它的许许多多窗子和电灯似乎以胜利者自居的姿态放射着万丈光芒。